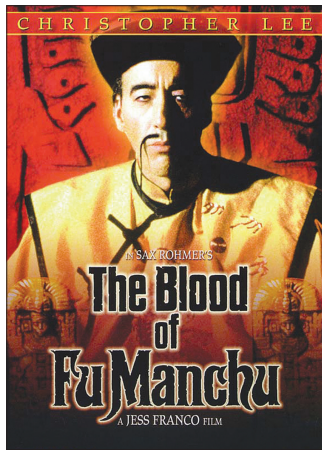


傅满洲走了 “功夫梦”来了

——从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说起

祝 上



傅满洲在相当长时间内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图为1968年拍摄的《傅满洲之血》。



美国和印度合拍的电影《月光集市到中国》，不仅以中国为主题，还有许多模仿中国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如果·爱》、《功夫》的片段。



在好莱坞奇幻电影《最后的风之子》中，主人公是一个少林小和尚，他在片中像那些美国式的传统英雄一样，担负起了拯救世界的任务。

“不准有中国人出现在故事里”

20世纪20年代，资深推理小说作家罗纳德·诺克斯提出了被后世奉若圭臬的“诺克斯十诫”。这十条告诫以彼时推理与通俗小说创作准则的面貌出现，为后世相关文艺作品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框架。然而说起这“诺克斯十诫”，其中一条却相当值得玩味：

No Chinaman must figure in the story（不准有中国人出现在故事里）

在其余九条严肃而具体的告诫衬托下，这一条有些无厘头色彩的告诫显得格外惹眼。而事实上，它正是那时世界对中国偏见的缩影。西方人对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充满好奇，却又根本不可能利用有限的信息掌握中国文化的精髓。艺术此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创作者们争相通过一些口耳相传的概念碎片构建出自己脑中的中国人形象：蜡黄的皮肤、狡诈的计谋，留着晚清的长辫、说着天书般的语言，并且时常成为神秘主义与异教的载体。“诺克斯十诫”中“封杀”中国人的一条，正

是当时东方逻辑与西方艺术形态格格不入的缩影。这是一种对固有理念无奈的妥协，更是一种短视。

这样的观念当然也蔓延到了电影中。黑白片时代，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说是“中国元素”，不如说是一些怪诞符号更为合适。邪恶的傅满洲用他的诡谲与阴鸷在相当长时间内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诡异危险的中国。这个角色，正是当时西方人脑中对于中国人负面想象的集大成者。他瘦削而高大，留着晚清的发辫与胡须，从来没有笑容的脸上写满阴谋二字；他同时又聪颖清高，拥有3个西方大学学位，并且掌握多种语言。傅满洲的故事被拍成像“007系列”那样的多部电影，时间横贯整个20世纪，直到2008年的电影《刑房》，他还作为一个西方电影的自嘲符号惊鸿一现。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多，这种一厢情愿、不负责任的想象开始淡化。西方观众要求更多更深刻的国际元素。或者说，他们只是渴望在电影中看到除了美国人之外的其他东西，以满足基本的“奇观”诉求。那一时期

的好莱坞电影工作者还想不到刻意在影片中加入中国元素，以取悦观众。直到上世纪60年代李小龙的横空出世，好莱坞才重新开始审视黄皮肤的价值。

好莱坞“围观”新鲜的中国

不难看出，一直以来，好莱坞乃至世界电影对中国人提及，与其说是对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的敬畏，不如说是处于一种对新鲜事物的“围观”冲动。李小龙的飞踢与傅满洲的诡计在审美出发点上是同源的，它们引来的都是陌生族群的惊呼，只不过前者显然更具高度而已。

进入“新好莱坞时代”后，李小龙的全盛时期过去，电影创作者对于中国元素的使用一度陷入了某种迷茫。中国元素开始以新的面貌频繁出现，但也逃不脱武术、底层移民、饮食、管家等窠臼，日本与东南亚文化也常被打马虎眼的电影创作者一股脑塞进来滥竽充数，最终出现在银幕上的是一锅难以名状的文化杂烩。更有一些夹杂陈腐意识形态的奇怪电影出现。这些电影无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还是



《敢死队》剧照

1982年，史泰龙凭借一部《第一滴血》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国际影坛动作巨星。他在该片中成功地塑造了“兰博”这一打不死的英雄形象，加上片中搏杀激烈、节奏快速、气氛逼人，使得该片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卖座的系列动作片之一。史泰龙的电影事业由此登上了另一个高度。

近日，很多人看完史泰龙的最新力作《敢死队》直呼意犹未尽，觉得应该补充点内容，再多演十几分钟，才能过瘾。还有不少人认为《敢死队》拍得十分无聊，情节薄弱，乱打一通，毫无乐趣。但是，无论是赞还是骂，大家几乎是冲着影片里的硬汉们去看《敢死队》的。镜头每定格在一张我们记忆中熟悉的面孔上时，大部分观众还是会激动地扯扯身旁熟人的衣角，口中惊呼：“那是不是杰森·斯坦森？”“哦！是杜夫·龙格尔夫！”“快看，米基·洛克。”“天哪，布鲁斯·威利斯也在里面。”还有再熟悉不过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当然还有我们的李连杰……毫不夸张地说，片里每一位硬汉都是“以一当百”的动作巨星，所以有了他们，就有了票房。

影片老套、简单的故事情节的确没有什么可说的，除去纷杂的细节，主要讲述了一个英雄深

入虎穴救美的故事，因救美的过程有点麻烦，需要帮手，于是故事演变成了群雄救美，各路硬汉纷纷派上了用场。

典型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模式都在该片中运用。其一，极速飞车。速度型飞车镜头，其表现重点在于强调汽车飞驰时的速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展现汽车的飞快速度，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令观众产生紧张而刺激的感觉。自然，此片中飞车镜头也少不了，从史泰龙第一次深入虎穴遇见美女，紧接着就有了飞车跑路的情景；到他二次准备闯虎穴救美女时，又有了飞车场景，不过这次较之上次更为激烈，增加了急速撞车的内容，还带有疯狂枪战。

其二，美女+感情戏。美女从来都是好莱坞电影里少不了的刺激眼球的元素，尤其是能和片里的英雄们来上那么一段缠绵的感情戏，必能满足众多口味。于是，作为主角的史泰龙和片中美女主角上演了一段一见钟情却又毫不缠绵的感情戏，正因为这段奇妙的感情的牵绊，才有了整个电影的故事。杰森·斯坦森在片中也有一段小小的感情戏，当杰森·斯坦森被前女友的男友揍倒在地，骑在他身上，用刀扎破篮球的时候，相信所有在场的女性观众都会瞬间迷上他。

其三，精彩打斗+真枪实弹。硬汉电影怎会少了打斗戏？该片一开场，便让我们领略了每个硬汉过硬的拳脚功夫。故事发展到上半场，出现了硬汉打开飞机天窗，身子直立探出机舱外，在飞机超低空飞行时用靠子弹横扫码头令人惊叹的一幕。结尾的激战，硬汉们表现更加不俗，除了火爆场面够劲外，还未出现一例人员伤亡事件。

这些硬汉能被史泰龙撮合在一起已经不易，观众们也可能为在一部影片中轻松目睹多位硬汉而感到高兴，就把该片纯粹当做一张全球硬汉的全家福来欣赏吧！

对好莱坞工业本身都没有什么好处，因而也没有掀起什么大的波澜。

如果说李小龙的电影终结了一个旧的时代，那么1999年的美国电影《黑客帝国》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部明显带着美国式英雄主义的动作片中，男女主角穿梭于网络与现实的行动、剧中人物艰深晦涩的台词以及主创人员受访时的坦白，都明示或暗示着这部电影的灵感与“庄周梦蝶”等中国哲学思想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股“中国热”正悄然在美国电影中酝酿。至此，好莱坞方才恍然大悟。他们不仅找到了使用中国功夫的新方法，也终于悟到了一点沉潜在中国武术表象下的思辨意义。之后，《卧虎藏龙》更把这种热潮推向了顶点。

百年来未能甩掉的文化成见

近几年来，好莱坞的中国元素呈现出爆发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几部大热的好莱坞电影，如《功夫熊猫》、《2012》、《黑暗骑士》，甚至华纳与宝莱坞合拍的《月光集市到中国》，不仅都出现了中国元素，甚至将中国元素作为卖点。然而，多年使用中国元素的历史让好莱坞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迂腐。中国文化虽与基督教文明相距甚远，但绝不仅仅有华丽的武术与集权崇拜——这两点正是好莱坞百年来未能甩掉的成见。在今年的动作电影《敢死队》中，李连杰饰演的中国

雇佣军还是脱不掉武术专家的帽子，编剧甚至仍旧不忘拿中国人的身材与内向开涮。虽然这样的段子并非恶意，但仍旧令人深感中国文化形象在对外传播中的偏差之大。

所幸《敢死队》这样的纯动作片并非好莱坞的全部。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使用中国文化，好莱坞并没有停止思考。在著名导演希亚马兰的新片《最后的风之子》中，不仅有博采众家之长、东方气息浓郁的场景设置，更引入了中国的“五行”理念——虽然是不完善的，但这样的发掘与传播仍旧可贵。而在今年由成龙担纲的大热电影《功夫梦》中，撇开某些想当然的桥段，该片对新中国与新北京气象的展示，可谓在好莱坞电影中绝无仅有。更令人欣慰的是，该片不仅展现了中国武术的强大，更对武术本身进行了好莱坞式的解构，对傲慢的好莱坞来说，这是一次正视而非单纯使用中国元素的重大进步。而该片的投资人、著名影星威尔·史密斯与主演贾登·史密斯的参与，更预示着中国元素将在好莱坞拥有更大、更广阔的市场。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无法被绞开、无法被忽视的一部分，即便世界无法通过电影掌握它的全部，也能够感觉到它的博大与恢弘。有理由相信，目前被揭开的冰山一角，只是中国元素融入世界的开始；世界也同我们一样，对更多中国元素在电影中崭露头角充满期待。

谁盗走了谁的梦？

成长

《盗梦空间》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在中国火起来的。9月2日《盗梦空间》在中国上映之前，中国观众对它感兴趣可能仅仅因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明星效应。然而，当这部影片揭开面纱的时候，似乎出其导演诺兰都没有想到，它迅速被推尊加冕，被封为“神片”。在网上，《盗梦空间》甚至成为一部不能批评的影片，否则就会遭到众多影迷的“围攻”。很快，关于《盗梦空间》的各种话题式的文章、帖子如雨后春笋般拔节而生。有的说，这是一部必须看3遍才能看懂的电影；有的说，看片的时候不能开小差也不能说一句闲话，稍微遗漏一个细节就会让你懊悔不已。甚至有人从片中挖出了大量数学原理和逻辑，并试图用数学的方式解答片中的许多谜团。而更多的则是关于片中细节的各类解析帖，它们无不有一个很醒目的标题、数千字的洋洋洒洒和上万次的转载率，发帖者和回帖者乐此不疲地像侦探一样从《盗梦空间》的一个个细节中探讨这部影片可能深藏的奥秘，连一枚戒指、一个眼神都不放过。截至笔者发稿时，在国内最大的两个影评网站上，该片被打出了9.3和9.4的高分，无怪乎有人感叹：“《盗梦空间》盗走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梦！”

《盗梦空间》英文名(Inception)，直译为“开启”，但去掉后缀的incept就有了“摄取”的意思。一部好的电影总是能够给观众制造一个与现实生活不同却又十分逼真的另类世界，《盗梦空间》即是以对梦境的解析为出发点完成了这样一个恢弘的工程。在片中，梦境的秘密被人类所解破，经过专业训练的“盗梦者”可以通过器材的连接侵入其他人的梦境之中，探索那个个人心灵深处的秘密或改写他的潜意识。这种技巧被商战中的巨头大鳄所利用，从而形成了片中几个主要角色在目标人物的梦境中探险的经历。它既有商战片的诡谲，又有谍战片



《盗梦空间》剧照

“中国元素”的现在进行时

《2012》

去年11月在国内上映的美国灾难片《2012》描述了2012年世界遭遇自然灾害，人类濒临灭亡的场景。其中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正是在中国一个叫做卓明谷的地方建造的，而影片主人公也是通过一位好心的藏族僧人的帮助得以登上方舟，挽救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大侦探福尔摩斯》

由小罗伯特·唐尼与裘德·洛主演的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2月25日在国内公映，观众发现，原著中擅长英式格斗的福尔摩斯，在影片中玩起了中国功夫。

《爱丽丝梦游仙境》

3月在国内上映的迪士尼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取材自刘易斯·卡罗尔100多年前创作的家喻户晓的经典童话故事。影片在结尾处铺设了一张中国地图，爱丽丝把自己的前途指向中国。

《功夫梦》

电影《功夫梦》6月2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翻拍自美国电影《龙威小子》，讲述了一个美国小孩在中国习武，最终圆功夫梦的故事。影片多在中国取景，充满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故宫、鸟巢、长城、四合院等。

《双刃》

7月14日，中美合拍电影《双刃》在京举行签约仪式。该片由美国著名导演罗伯·科恩执导，“007”皮尔斯·布鲁斯南参演。据了解，影片将以一把中国春秋战国时丢失的珍贵古剑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寻宝过程。

《敢死队》

8月20日，动作影片《敢死队》登陆中国内地。影片由好莱坞动作巨星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自编、自导、自演，讲述一群雇佣兵推翻南美洲暴君的故事。李连杰在片中饰演一个贪财但因身材矮小不断被人奚落的中国雇佣兵。

《最后的风之子》

8月23日在中国内地公映的好莱坞奇幻电影《最后的风之子》是由动漫剧集《降世神通：最后的气宗》改编而成，影片不仅将太极、八卦、洪拳等中国功夫融入其中，更是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少林小和尚，担负起拯救世界的任务。

纪录片《彼岸》关注黄河捞尸人

本报讯（记者成长）8月28日，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纪录片《彼岸》放映交流会，导演周渔来到现场与观众互动讨论。该活动是以“现实·现场”为题的“独立电影会”纪录片放映交流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纪录片《彼岸》的拍摄动机开始于导演周渔在《兰州晚报》看到的一则新闻：位于兰州市黄河边，一个姓魏的老人常年打捞上游水域漂下的尸体。于是导演带着摄像机来到了这个村子，找到老魏，用两年的时间通过采访和跟拍，断断续续记录了他打捞尸体的生活。访谈内容从“文革”时期的投河自尽与恶性抛尸，到新经济时代的尸体买卖，老魏的捞尸行为也在时代的变化中有了各样的定位。

周渔在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



说，作为兰州人，身上流淌着黄河水，对黄河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此是责任驱使他艰难地拍摄完成这部纪录片。捞尸的话题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今年“挟尸要价”的相关报道和议论，周渔表示，他在拍摄时并不过多地从道德方面进行评判，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只是将真相还原出来。“每个人心中都有彼岸，在我心中彼岸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地方。它是人们心中的愿景，为了它人们可以去做许多事情。”他说。

及人类与机械人的对决都在这里展开……《盗梦空间》再度以“梦”为主题，却并不落入前作的窠臼。影片所宣扬的“梦境观”传达了这样的思考：现实世界可能是假的，所谓梦中世界却可能是真的，真真假假，无真无假。因为对现实世界的逃避，男主角与妻子在梦中搭建了属于两个人的“伊甸园”，但回到现实世界中，妻子却并不相信这是现实，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幻，在职业造梦者意识中居然混淆不清，那么对于凡人来说又将如何呢？

与“梦境观”可以作为参照的是从去年底以来电影《2012》引发的“末日观”。“梦境观”和“末日观”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现代工业社会高速发展之下，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对社会现实的一种不认同。思考着的电影人从而在现实生存之外寻找其理想寄托。于是，他们通过电影让人们相信，与现实社会共存的梦境中也有“现实”，现实社会毁灭之后也有“现实”。现实的现实不现实，存在的存在不存在。可见，无论“梦境观”还是“末日观”，实际是人们对当下社会现实质疑一个极端表达。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中，没有停止旋转的陀螺引发了人们无尽的联想。陀螺是影片中男主角频繁穿梭于梦境与现实之间时用以分辨二者的唯一标识。当男主角最终回到现实中并与两个孩子团聚时，镜头前景中的陀螺却始终没有停下，这让人不禁疑惑：这难道又是一个梦境？而对于自认为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那一枚“陀螺”又在哪里呢？